

麦香的幸福畅想

□晚报记者 徐松 文/图

5月的周口，被千万亩即将成熟的小麦染得金黄！

逐渐上升的气温掀起阵阵热气流，它使劲儿摇曳着田边碧绿的杨树，掠过麦田蒸发着麦穗里仅存的水分，麦秆儿愈发饱满，麦穗儿却更轻盈，微风一过，大地涌动着金色的麦浪。

那满眼的金黄和夏季特有的碧绿相映，就像一幅精心写就却又漫不经心地留在豫东大地上的巨幅油画。

80后的我和周口1200多万人一样，眷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。儿时那些揉麦穗儿、割麦、碾场、扬场、堆麦秸垛的情景，还有渴了就打一桶清澈的井水喝上几口，饿了就啃馒头、吃黄瓜、剥变蛋……许多激动人心的人和事至今记忆深刻，有时清夜梦萦，深感幸福。

比起我这个80后，今年71岁的刘继宏老汉，经历过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种，宁愿自己少吃也要养活5个子女的艰苦岁月，还经历过红薯汤、红薯馍、离开红薯不能活的困苦时代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黄土地的馈赠越来越多，刘老汉的生活慢慢丰裕起来，他早已深深爱上了那片田地，即使终老也会昼夜守护。

刘继宏的老家在豫皖两省交界的郸城县宜路镇刘庭庄村，相对于郸城县其他乡镇而言，由于位置偏南，这里的麦熟会来得早一些。

为了真正体会刘继宏忙时节的酸甜苦辣，我当晚住在了他的家里。为了让老两口晚年享享清福，其实，在5位儿女的劝说下，刘继宏已搬到10公里外宜路镇的小儿子家住。虽然住在集镇上，老两口不舍那几亩地，仍坚持耕种，且隔三差五骑着电动车回老家田地里看看，拾掇拾掇庄稼。

“麦黄土豆，又面又甜！”“有机西瓜，一块五一斤！”“松花变蛋、五香变蛋，7毛钱一个！”“褂叉儿15块钱一件，大檐草帽5块钱一个”……

6点多钟，我骑电动车跟着刘继宏来到宜路镇集市，东西长约1.5公里的集市上人声鼎沸、人头攒动，叫卖声不绝于耳，而喊声最为热烈、我听得最清楚的还是与麦季有关商品的叫卖声，令我情不自禁地想扭头多看一眼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不觉间骑车的速度慢了下来。

“城里有的新鲜物，现在农村集市上也都有了。农村集市上卖的农产品，城里不多见吧！”刘继宏无暇扭头瞥一眼身边的商品，专注地骑着电动车在人缝中挤了十多分钟，来到集市西头一处稍微空旷的地方。这里，正是

5月24日5时许，我睡梦中隐约听到院子里有沙沙的响声，起身透过玻璃窗一看，刘继宏已快把整个院子打扫好了，他的老伴儿正在厨房里忙着做早餐。

“孩他娘，我一会儿去集上看看，买把杈，买把木锨，再买把镰吧！收割机来的时候，我还得动手把地边子割一下。”“中，你骑电动车去吧！”“好，那你得空儿别忘了把那六七十个袋子整一下，有老鼠咬破窟窿的地方补一补，咱6亩地今年差不多得打60多袋子粮食。”也许是怕吵醒我，老两口



的谈话故意压低了声音。

“我跟您一块儿赶集去吧！”唯恐刘继宏丢下我独自去赶集，我匆忙穿上衣服，没顾上洗脸、刷牙就冲到院子里。

“哟！把你吵醒啦。要是你想去，咱就吃了早饭再去吧，反正饭也做好了。”刘继宏如父亲般亲切地说，“吃完饭，赶了集，我再带你到麦地里看看，麦籽三月顶仁儿、四月上面儿、五月麦秸大黄皮，产量就保住了。”说完，刘继宏欣慰地哈哈一笑。

卖农具的专用场地。

“挑麦秧子四股权、挑麦秸子五股权、割地边麦锯齿镰、收麦扬麦翻斗锨……厂家创新现代化设计，结实耐用又实用。快来看看吧！”货主老于热情地向来来往往的顾客介绍着自己的农具。

“我记得小时候挑麦秸的木杈不都是三股的吗？现在怎么都是四股、五股呀？”听了我的疑问，没等老于接话，刘继宏抢着回答了我的问题：“原来都是人工割麦，麦秧子长，三股权就能挑起来。现在都是机器收麦，麦秸都粉碎了，三股权挑不住，必须用四股、五股权才能挑起来！”

“你应该知道，原来每一家的农具差不多能堆满一间屋子。比如说，麦忙的时候，全家人都要下地割麦，镰刀每

人一把，挑麦秧子堆垛时三股杈五六把，扫帚两三把，扬场木锨两三把，还需要推麦籽用的推耙，挑麦糠用的扬杈……20年前，他摊位上的每种农具我都要买一些，弄得满屋子堆的都是。10年前，种地不用牛了、割麦不用人了，农具就简单多了，农活也轻松多了。现在，从耕到种再到收都是机械化，买把杈，收割机来的时候帮衬着挑一挑倾斜的麦秧子；买把镰刀，把路边、沟边收割机收不到的麦子割下来就行了；买把木锨，装麦籽的时候能用上。就这样，3样农具过麦季儿。”刘继宏一边挑选(如图)一边介绍20年来农具的变迁。挑好农具付了钱，刘继宏轻松地一笑向我招了招手：“走，咱把农具先送回家，然后再去地里看看。”

久违的亲人一样，心底狂涌的话语无法表达，面部表情丰富，眼光却显得有些迟钝。

时而背着双手在地边慢慢踱步，时而弯腰扶一扶被来往车辆碾倒的麦子，时而双手掐腰注视着自己的麦田……看到刘继宏沉醉在麦田边的这一刻，我虽不懂他心里回放着什么样的镜头，但却不忍打破这份宁静，没有追问任何问题。

几分钟后，刘继宏揪掉一个麦穗，用食指和中指的虎口夹着秸秆，双掌半握，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来回搓揉，三五下便籽糠分离，轻轻一吹，麦

糠飞溅，几十粒饱满的麦籽惹得他脸上再次露出会心的笑容：“前段时间旱，浇过的麦子上面儿都很好，没浇的麦子会稍微减产。我这几亩地亩产1000多斤儿没问题，今年的产量有保障了。”

“老农民呀，全靠这几亩地，养活一辈儿又一辈儿人哪！”刘继宏的这一句感慨，恐怕是他对自己之前几分钟宁静的最好诠释，我虽然不尽领悟，却不想再追问。

因为，这可能就是老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情结吧？

关注《大粮仓》也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：

周口晚报官方微信



强周新闻客户端



周口晚报官方微博：登录新浪微博，搜索“周口晚报”，添加关注

强周网：www.zkqiang.com